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鑑

廿三

北京燕山出版社

編

K204.3/0162

.. 1342433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全译本

(第二十三册)

重庆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学院
图书馆

K204.3

0162

重庆师大图书馆

3



CS1518866

目 录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三

唐纪四十九 起强圉单阏八月，尽重光协洽，
凡四年有奇。 (6649)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四

唐纪五十 起玄默浞滩，尽阙逢阉茂五月，
凡二年有奇。 (6677)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五

唐纪五十一 起阙逢阉茂六月，尽上章执徐，
凡六年有奇。 (671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六

唐纪五十二 起重光大荒落，尽旃蒙作噩，凡五年。 (6745)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七

唐纪五十三 起柔兆阉茂，尽屠维赤奋若六月，
凡三年有奇。 (6774)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八

唐纪五十四 起屠维赤奋若七月，尽玄默执徐九月，
凡三年有奇。 (6807)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九

唐纪五十五 起玄默执徐十月，尽柔兆浞滩，
凡四年有奇。 (6842)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

唐纪五十六 起强圉作噩，尽屠维大渊献正月，
凡二年有奇。 (6875)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一

唐纪五十七 起屠维大渊献二月，尽重光赤奋若六月，
凡二年有奇。 (6904)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二

唐纪五十八 起重光赤奋若七月，尽玄默摄提格，
凡一年有奇。 (6936)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三

唐纪四十九 起强圉单阏八月，尽重光协洽，凡四年有奇。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八

贞元三年

八月，辛巳朔，日有食

之。

吐蕃尚结赞遣五骑送崔汉衡归，且上表求和。至潘原，李观语之以“有诏不纳吐蕃使者”，受其表而却其人。

初，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柳浑与张延赏俱为相。浑议事数异同，延赏使所亲谓曰：“相公旧德，但节言于庙堂，则重位可久。”浑曰：“为吾谢张公，柳浑头可断，舌不可禁！”由是交恶。上好文雅缛藉，而浑质直轻脱，无威仪，于上前时发俚语。上不悦，欲黜为王府长史，李泌言：“浑褊直无它。故事，罢相无为长

唐纪四十九 唐德宗贞元三年（公元 787

年）

八月，辛巳朔（初一），出现日食。

吐蕃尚结赞派遣骑兵五人护送崔汉衡回国，并且上表请求和好。至潘原时，李观跟他们讲“圣上颁诏命令不准接待吐蕃使者”，接受了他们的表章，但拒绝接待他们这一行人。

最初，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柳浑和张延赏一起任宰相。柳浑在计议事情时，多次跟张延赏发生意见分歧。张延赏让亲近的人对柳浑说：“相公是有德望的老臣，只要在朝堂上少说话，宰相这一重要的职位便可保长久了。”柳浑说：“你替我向张公道歉吧，我柳浑的头可叫被砍下，舌头讲话却是不能够禁止的！”自此以后，两人结仇了。德宗喜欢斯文儒雅，不露锋芒，可柳浑朴实且正直，轻率而简易，不讲究庄严的举止，在德宗面前时常还说方言俗语，德宗心中不快，打算将

史者。”又欲以为王傅，泌请以为常侍，上曰：“苟得罢之，无不可者。”己丑，浑罢为左散骑常侍。

初，郃国大长公主适驸马都尉萧升。升，复之从兄弟也。公主不谨，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县令韦恪，皆出入主第。主女为太子妃，始者上恩礼甚厚，主常直乘肩舆抵东宫。宗戚皆疾之。或告主淫乱，且为厌祷。上大怒，幽主于禁中，切责太子。太子不知所对，请与萧妇离婚。

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长立，孝友温仁。”泌曰：“何至于是！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废之而立侄，得无失计乎！”上勃然怒曰：“卿何得间人父子！谁语卿舒王为侄者？”对曰：“陛下自言之。大历初，陛下语臣，‘今日得数子’。臣请其故，陛下言‘昭靖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犹疑之，何有于侄！舒王虽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复望其孝矣！”上曰：“卿不爱家族乎？”对曰：“臣惟爱家族，故不敢不尽言。若畏陛下盛怒而

他贬黜为王府长史。李泌说：“柳浑气量较小，但心地正直，未有二心。按照旧日制度，宰相被罢免后，没有担任长史的。”德宗又准备任他为诸王的师傅，李泌请求任他为常侍，德宗说：“只要能罢免他的相职，无论任他什么官职都是可以的。”己丑（初九），柳浑被罢黜为左散骑常侍。

最初，郃国大长公主嫁驸马都尉萧升。萧升是萧复的堂兄弟。公主的行为不够检点，詹事李升、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丰阳县令韦恪，都出入公主的府第。公主的女儿做了太子的妃子，最初时，德宗与公主所施的恩典与礼数甚是优厚，公主时常直接乘着肩舆到太子的东宫去，宗室亲戚都嫉妒她。有人告发公主行为放荡淫秽，且为太子作过以诅咒制胜的祈祷。德宗十分生气，将公主拘禁在宫中，严辞斥责太子。太子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便请求和萧妃离婚。

德宗传召李泌，将此事告诉了他，且说：“近来舒王已经成年，可以册立，他性情是孝敬友爱，温和仁厚的。”李泌说：“哪至于这样做呢！陛下仅有一个儿子，怎么能够一时对他有了怀疑，便准备将他废掉，而去册立侄子，这不是失策吗！”德宗勃然大怒，说：“你怎么能够离间人家的父子关系！谁告诉你舒王是我的侄子？”李泌答说：“陛下自己讲的。那是在大历初年，陛下告诉我：‘今天我得到好几个儿子。’我问其中的原因，陛下说‘皇上让我将昭靖太子的几个儿子认作我的儿子。’今天陛下对自己亲生的儿子尚且起疑心，对侄子又会怎样！虽然舒王是孝敬陛下的，可若将他立为太子，从今后，陛下最好还是勉力而为吧，不要再指望他的孝敬了！”德宗说：“你不爱护自己的家族吗？”李泌回

为曲从，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独任汝为相，不力谏，使至此，必复杀而子。’臣老矣，余年不足惜，若冤杀臣子，使臣以侄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呜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对曰：“此大事，愿陛下审图之。臣始谓陛下圣德，当使海外蛮夷皆戴之如父母，岂谓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尽言，不敢避忌讳。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覆家者。”

陛下记昔在彭原，建宁何故而诛！”上曰：“建宁叔实冤，肃宗性急，谮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宁之故，固辞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复为陛下相，又睹兹事。臣在彭原，承恩无比，竟不敢言建宁之冤，及临辞乃言之，肃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宁之死，常怀危惧，臣亦为先帝谓《黄台瓜辞》以防谗构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贞观、开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对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屡尝监国，托附者众，东宫甲士甚

答说：“正因为我爱护自己的家族，所以才不敢不把话说尽。若我怕将陛下惹怒，便委曲从命，以后陛下后悔了，一定责怪我说：‘我专门任你担任宰相，你却不能极力劝谏，使我落到这般地步，我必定也要把你的儿子杀掉。’我老了，晚年的岁月没有何可顾惜的，若陛下冤枉地杀掉我的儿子，使我将侄子立为后嗣，我真不知道将来是否能享受他的祭祀哩！”于是他呜呜咽咽地流下了眼泪，德宗亦哭泣着说：“事情已经闹成这个样子，让朕怎么办才好呢？”李泌答说：“这是一件大事，希望陛下审慎地设法应付吧。我起初以为陛下圣明仁德，会使大唐以外的蛮夷之人都尊奉陛下有如自己的父母，哪想到陛下连自己的儿子都疑心到这般地步了呢！现在我已把话说尽了，不敢避开陛下忌讳的事。从古以来，父子相互猜疑，没有不使国家灭亡、家族倾覆的。”

陛下还记得以前在彭原时，建宁王是何原因被诛杀的吗？”德宗说：“建宁王叔叔实际是冤枉的，肃宗性子急躁，而陷害他的人们又深于计虑罢了。”李泌说：“过去，由于建宁王的原因，我坚决辞去了官职爵位，发誓不再靠近天子的身边，不幸的是今天又当了陛下的宰相，且目睹了这种事情。我在彭原时，蒙肃宗皇帝无可比拟的恩典，但终不敢说出建宁王是冤屈的，直到临辞行时，我才说了出来，肃宗也后悔地哭了。自从建宁王去世后，先帝常常心怀恐惧，我也曾经给先帝诵读《黄台瓜辞》，以防备谗言构陷的苗头。”德宗说：“朕本来知道这些事情。”他的态度和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于是说：“贞观、开元年间都曾改立太子，为何没有亡国之祸呢？”李泌回答说：“我正想谈这个问题。”

多，与宰相侯君集谋反，事觉，太宗使其舅长孙无忌与朝臣数十人鞠之，事状显白，然后集百官而议之。当时言者犹云：‘愿陛下不失为慈父，使太子得终天年。’太宗从之，并废魏王泰。陛下既知肃宗性急，以建宁为冤，臣不胜庆幸。愿陛下戒覆车之失，从容三日，究其端绪而思之，陛下必释然知太子之无它矣。

如果有其迹，当召大臣知义理者二十人与臣鞠其左右，必有实状，愿陛下如贞观之法行之，并废舒王而立皇孙，则百代之后，有天下者犹陛下子孙也。至于开元之时，武惠妃谮太子瑛兄弟杀之，海内冤愤，此乃百代所当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尝令太子见臣于蓬莱池，观其容表，非有蜂目豺声商臣之相也，正恐失于柔仁耳。又，太子自贞元以来居少阳院，在寝殿之侧，未尝接外人，预外事，安有异谋乎！彼谮人者巧诈百端，虽有手书如晋愍怀，衷甲如太子瑛，犹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为累乎！幸陛下语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谋。

过去李承乾曾数次在皇上外出时代行处理国政，依托旧附他的人多，他居住的东宫所拥有的士兵又很多。他和宰相侯君集图谋造反，事情被发觉后，太宗让他的舅舅长孙无忌和大臣几十人审讯他，将事情的原委都查得一清二楚，然后太宗才召集百官来评议这事，当时的进言人尚且说：‘希望陛下不要失去作为慈父的本色，让太子能够活完他自然的寿命吧。’太宗叫从了这一建议，便将他连同魏王李泰一齐废黜了。既然陛下知道肃宗性情急躁，以为建宁王是冤枉的，我真万分庆幸。希望陛下能够将失败的教训引以为警戒，安闲地过上三天，推究此事的头绪，并将它们思考清楚，陛下一定会毫无疑问地认定太子是无有二心的了。

若确有迹象，应召集通晓义理的大臣二十人和我去审讯他的亲信，假使确有实在的情状，希望陛下实行贞观年间采用的方法，连同舒王一起废置而册立皇孙，那么，在百世以后，君临天下的人依然是陛下的子孙后代啊。至于开元末年，武惠妃诬陷太子李瑛兄弟，杀了他们，全国的人都为他们的冤屈感到怨愤，这正是连百世以下都应当引以为教训的，难道还可以效法吗！而且，陛下过去曾让太子在蓬莱池见过我，我看他的仪容外表，没有楚成王太子商臣那种蜂眼突出、声似豺狼的凶悍状貌，叫我担心的正是太子会失之优柔仁厚哩。再者，自从贞元年间以来，太子时常住在少阳院，就在陛下下榻的宫殿旁边。他不曾接触外人，参予外界的事情，哪里会有作乱的阴谋呢！那些蓄意诬陷的人机巧奸诈，手段变化无常，即使像西晋愍怀太子有亲手所写的反书，像开元年间太子李瑛有身披铠甲入宫的行动，尚且不可信

是要谋反，况太子仅仅是由于岳母犯了罪过而遭受连累的呢！幸亏陛下对我说了，我敢用我的家族来担保太子肯定不知道有此类策谋。

驸使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图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于卿，而力争如此？”对曰：“天子以四海为家。臣今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责归于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为卿迁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头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还宫，当自审思，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则彼皆欲树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晓卿意。”泌归，谓子弟曰：“吾本不乐富贵，而命与愿违，今累汝曹矣。”

太子遣人谢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药，何如？”泌曰：“必无此虑。愿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则事不可知耳。”

间一日，上开延英殿独召泌，流涕阑干，抚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无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实无它也。自今军国及朕家事，皆当谋于卿矣。”泌拜贺，因曰：“陛下圣明，察太子无罪，臣

若让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一类人逢迎陛下改立的意旨，他们今天已经到舒王那里图谋拥立新太子的功劳去了！”德宗说：“这是朕的家事，与你有何关系，而你为什么这样极力谏诤呢？”李泌答说：“天子以四海为家。现在我独力支承着宰相的重任，在四海之内，有一件事情处理失当，都是我未有尽到责任。何况眼巴巴地看着太子遭到冤屈而不发言，我的罪过就太大了！”德宗说：“朕为你推迟到明天考虑此事。”李泌抽出朝笏，向德宗叩头，还哭泣着说：“这样做，我知道陛下父子慈孝一如既往了！然而，陛下回宫后，应当自己审慎地考虑，别将这一意图透露给周围的人。若透露出去，那些人都想为舒王建树功勋，太子便危险了！”德宗说：“朕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李泌回家后，对子弟说：“我本来并不愿意享受富贵，但是命运和心愿背道而驰，现在连累你们了。”

太子派人向李泌致谢说：“若事情肯定不可挽回，我准备事先吞服毒药，你看怎么样呢？”李泌说：“肯定不必为此挂虑。希望太子奉行孝敬之道。若我不在了，那倒是不知道事情会是什么样子了。”

隔了一天，德宗私下传召李泌来延英殿议事。德宗泪水纵横地哭着，抚摩着李泌背说：“若不是你极力进言，今天朕后悔也来不及了。一切都像你所说的那样，太子仁厚孝敬，确实未有二心。从现在起，军务、国政以及朕的家事，朕都跟你商量。”李泌跪拜道贺，乘机说：“陛下神圣英明，明察太子没

报国毕矣。臣前日惊悸亡魂，不可复用，愿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赖卿得全，方属子孙，使卿代代富贵以报德，何为出此言乎！”甲午，诏李万不知避宗，宜杖死，李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岭南及远州。

戊申，吐蕃帅羌、浑之众寇陇州，连营数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将石季章戍武功，决胜军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阳、吴山、华亭，老弱者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驱丁壮万馀悉送安化峡西，将分隶羌、浑，乃告之曰：“听尔东向哭辞乡国！”众大哭，赴崖谷死伤者千余人。未几，吐蕃之众复至，围陇州，刺史韩清沔与神策副将苏太平夜出兵击却之。

上谓李泌曰：“每岁诸道贡献，共直钱五十万缗，今岁仅得三十万缗。言此诚知失体，然宫中用度殊不足。”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财，今请岁供宫中钱百万缗，愿陛下不受诸道贡献及罢宣索。必有所须，请降敕折税，不使奸吏因缘诛剥。”上从之。

罪，我报效国家就到此为止了。前天，我心跳加快，魂不守舍，不能再办理政务了。希望允许我辞职。”德宗说：“朕父子依赖着你的帮助才得以保全，朕正要把子孙后代嘱托给你，使你世世代代得享富贵，以报赖你的恩德，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呢！”甲午（十四日），德宗颁诏说李万不晓得回避同宗，应受杖刑而死。李升等人及公主的五个儿子，一概流放到岭南或边远的州去。

戊申（二十八日），吐蕃率领羌族、浑族的人马侵犯陇州，营地连绵几十里地，京城震惊害怕。九月，丁卯（十七日），朝廷派神策军将领石季章戍守武功，派决胜军使唐良臣戍守百里城。丁巳（七日），吐蕃大规模地掳掠汧阳、吴山、华亭，杀戮年老体弱的人，有的砍断手臂，有的挖去眼睛，然后将他们抛弃。吐蕃军将成年壮丁一万多人都驱赶到安化峡的西面，把他们分别归属于羌族和浑族，还告诉他们说：“允许你们向着东方哭泣，告别故乡！”众人放声哭号，从山崖跳下深谷而死亡和受伤的有一千多人。没过多久，吐蕃众军又一次前来，包围陇州，陇州刺史韩清沔与神策军副将苏太平在夜间派出兵马击退了他们。

德宗对李泌说：“每年各道进贡的物品共计值钱五十万缗，今年仅得到三十万缗。谈论此事，朕本来也知道有失体统，可是宫中的费用实在不够。”李泌说：“古时候，天子不私自谋求钱财，今天请让我每年供给宫中钱一百万缗，希望陛下不要接受各道进贡的物品，并停止颁旨向各地索取财货。若一定需要什么东西，请陛下下达敕令，将所需物品折合成税钱，防止奸邪的吏人借机搜刮钱财。”德宗服从了这一建议。

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屡求和亲，且请昏。上未之许。会边将告乏马，无以给之，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诚用臣策，数年之后，马贱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对曰：“愿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为社稷大计，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对曰：“臣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马亦易致矣！”上曰：“三国当如卿言，至于回纥则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为今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差缓耳。”上曰：“唯回纥卿勿言。”泌曰：“臣备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许臣言！”上曰：“朕于卿言皆听之矣，至于和回纥，宜待子孙；于朕之时，则固不可！”泌曰：“岂非以陕州之耻邪！”上曰：“然。韦少华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岂能忘之！属国家多难，未暇报之，和则决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华者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举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禄可汗杀之。

然则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赏，又何怨邪！其

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屡次谋求通好，而且请求通婚，德宗未应允。适逢边疆的将领报告缺少马匹，朝廷拨不出马匹来供给他们，李泌便对德宗说：“陛下果真能够采用我的策略，几年以后，马匹的价格便只是现在的十分之一了！”德宗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李泌回答说：“望陛下能够用极为公正的态度对待此事，委屈自己，顺从别人，为国家之重大谋略着想，我才敢说出来。”德宗道：“你怎么如此疑虑！”李泌回答说：“我希望陛下在北面与回纥和好，在南面与云南交往，在西面与大食和天竺结交。若能够做到这些，吐蕃便会自然困难起来，马匹也容易得到了。”德宗说：“对于云南、大食、天竺三国，就按你说的办吧，而回纥，那是不行的！”李泌说：“我本来就知道陛下是持此态度的，所以不敢及早说出来。为当前考虑，应当将回纥排在首位，其它三国还可以略微往后排些哩。”德宗说：“只有回纥你不要谈。”李泌说：“我占着宰相的职位，裁定事情的可行与不可行，取决于陛下，可是哪至于不允许我讲话呢！”德宗说：“对于你所说的话，朕完全听从了。而回纥，最好等待朕的子孙去解决。在朕在位时期，那是肯定不行！”李泌说：“莫不是由于陛下在陕州受到的耻辱吧！”德宗说：“是啊。韦少华等人由于朕的原故蒙受羞辱而死，朕如何会忘记那些事情！那时正值国家多难，没有余暇来报复他们，至于通好，那是断然不行的。你不用再说了！”李泌说：“残害韦少华的是牟羽可汗。陛下即位后，他发兵前来侵犯，还没有走出国境，现在的合骨咄禄可汗便将他杀了。

如此说来，现在的可汗对陛下是有功劳的，应当受到封拜赏赐，又哪里有何怨恨呢！

后张光晟杀突董等九百余人，合骨咄禄竟不敢杀朝廷使者，然则合骨咄禄固无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纥为是，则朕固非邪？”对曰：“臣为社稷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见肃宗、代宗于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对，未尝不论回纥事，上终不许。泌曰：“陛下既不许回纥和亲，愿赐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谏，但欲与卿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对曰：“陛下许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与之和，但不能负少华辈。”对曰：“以臣观之，少华辈负陛下，非陛下负之也。”上曰：“何故？”对曰：“昔回纥叶护将兵助讨安庆绪，肃宗但令臣宴劳之于元帅府，先帝未尝见也。叶护因邀臣至其营，肃宗犹不许。及大军将发，先帝始与相见。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也，举兵入中国之腹，不得不为为之防也。

陛下在陕，富于春秋，少华辈不能深虑，以万乘元子径造其营，又不先与之议相见之仪，使彼得肆其桀骜，岂非少华辈负陛下邪？死不足偿责矣。且香积之捷，叶护欲引兵入长安，先帝亲拜之于马前以

此后，张光晟杀了突董等九百多人，合骨咄禄还是不敢诛杀朝廷的使者，如此说来，合骨咄禄当然是没有罪过的了。”德宗说：“你认为与回纥和好是对的，那朕当然是不对的了？”李泌回答说：“我是为国家讲这番话的。倘若我去迎合陛下，以求容身，让我怎么到天上去见肃宗和代宗呢！”德宗说：“让我慢慢想一想吧。”自此之后，李泌大约奏对了十五次以上，没有一次不谈论有关回纥的事情，但德宗始终不肯答应下来。李泌说：“既然陛下不肯答应与回纥和好，希望准许我退职。”德宗说：“不是朕不接受规劝，只是朕想与你比较其中的道理罢了，你怎么至于马上就要离开朕呢！”李泌回答道：“陛下允许我讲清道理，这当然是国家的福气啊。”德宗说：“朕并不顾惜委屈自己去与回纥和好，但朕不能够辜负了韦少华这些人。”李泌回答说：“在我看来，是韦少华这些人辜负了陛下，而不是陛下辜负了他们啊。”德宗说：“为什么这样说呢？”李泌回答说：“以前，回纥叶护领兵帮助朝廷讨伐安庆绪时，肃宗仅仅让我在元帅府设宴慰劳他们，先帝并没有接见过他们。就是叶护坚持邀请我到他的营垒去，肃宗仍然不肯答应。及至大批的军队将要出发时，先帝才与他们见面。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回纥是戎狄，豺狼成性，他们发兵进入中原腹地，我们不能不特别小心防备他们。

陛下在陕州时，还很年轻，韦少华这些人不能周密计虑，引着万乘之主的长子径直前往回纥营垒，而且事先没有与回纥议定相见的礼仪，致使他们得以肆意凶暴，这难道不是韦少华这些人辜负了陛下吗？就是他们死了，也是不能够偿清罪责的。并且，香积寺获胜时，叶护准备领兵开进长安，先帝亲

止之，叶护遂不敢入城。当时观者十万余人，皆叹息曰：“广平王真华、夷主也！”然则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叶护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为可汗，举全国之兵赴中原之难，故其志气骄矜，敢责礼于陛下。陛下天资神武，不为之屈。当是之时，臣不敢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于营中，欢饮十日，天下岂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临，豺狼驯扰，可汗母捧陛下于貂裘，叱退左右，亲送陛下乘马而归。陛下以香积之事观之，则屈己为是乎？不屈为是乎？陛下屈于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谓李晟、马燧曰：“故旧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纥，今闻必言香积之事，朕自觉少理。卿二人以为何如？”对曰：“果如泌所言，则回纥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复不与朕，朕当奈何！”泌曰：“臣以为回纥不足怨，曩来宰相乃可怨耳。”

今回纥可汗杀牟羽，其国人有再复京城之功，夫何罪乎！吐蕃幸国之灾，陷河、陇数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尘于陕，此乃百代必报之仇，况其赞普至今尚存，宰相不为陛下别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纥，此为可怨

自在他马前施礼来制止他，于是叶护便不敢开进长安城了。那时，看到这一情景的有十万人，他们都叹息着说：“广平王真是华夏与蛮夷的共主啊！”如此说来，先帝对人屈尊时较少，而向人伸展抱负时却较多。叶护便是牟羽的叔父。牟羽身为可汗，率领着全国兵马奔赴中原的祸难，故他的心志与气度是傲慢自负的，是敢于向陛下要求礼遇的，而陛下天赋的资质是神明威武的，并没有被他所屈服。在那个时刻，我不敢说别的，若是牟羽可汗将陛下留在营中，欢饮十天酒，天下百姓难道能不感到痛心吗？然而，陛下如天的威严所到之处，豺狼也驯顺起来了，可汗的母亲向陛下双手献上貂皮衣服，喝退周围的人，并亲自送陛下乘马而归。陛下以香积寺的事情来看，说成委屈了陛下是对的呢，还是说成没有委屈陛下是对的呢？这是陛下向牟羽屈服了呢，还是牟羽向陛下屈服了呢？”德宗对李晟和马燧说：“故人最好不要再见面。朕素来怨恨回纥，现在听李泌说了香积寺的事情，朕觉着自己少理，你们二人有什么看法？”二人回答道：“果真像李泌讲的那样，回纥似乎可以宽恕。”德宗说：“你们二人也不赞成朕的做法，朕应该如何去做呢？”李泌说：“我认为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怨恨回纥，近年以来的宰相才是应当怨恨的。”

如今回纥可汗诛杀了牟羽，而回纥人又立下两次收复京城的功勋，有什么罪过呢！而吐蕃庆幸我国发生灾祸，攻陷了河陇地区几千里地，还领兵进入京城，致使先帝流亡陕州，这才是一定要报的仇怨，何况当时的赞普尚且在位呢！宰相不向陛下把这件事情分辨明白，就准备与吐蕃和好，以便进攻回纥，这才是应当怨恨的啊。”德宗道：“朕与

耳。”上曰：“朕与之怨已久，又闻吐蕃劫盟，今往与之和，得无复拒我，为夷狄之笑乎？”对曰：“不然。

臣曩在彭原，今可汗为胡禄都督，与今国相白婆帝皆从叶护而来，臣待之颇亲厚，故闻臣为相而求和，安有复相拒乎！臣今请以书与之约：称臣，为陛下子，每使来不过二百人，印马不过千匹，无得携中国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约，则主上必许和亲。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来，与为兄弟之国，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对曰：“彼思与中国和亲久矣，其可汗、国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谐，但应再发一书耳。”上从之。

既而回纥可汗遣使上表称儿及臣，凡泌所与约五事，一皆听命。上大喜，谓泌曰：“回纥何畏服卿如此！”对曰：“此乃陛下威灵，臣何力焉！”上曰：“回纥则既和矣，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对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以

回纥结下的怨仇为时已久，他们又听说吐蕃在会盟时作乱，现在前往与他们通知，不是要再次拒绝我们，惹来夷狄之人的耻笑吗！”李泌回答说：“原非如此。

往日我在彭原时，现在的可汗当时担任胡禄都督，他与现在的国相白婆帝一起跟随叶护前来，我接待他们，颇为亲善优厚，所以，他们听说我出任宰相，便向我们请求和好，怎么会再次拒绝我们呢！现在请让我写一封书信与他们约定，让可汗称臣，做陛下的儿子，每次前来的使者，随员不可超过二百人，互市的马匹不能超过一千匹，不许携带汉人以及胡族商人到塞外去。如果回纥能够遵守五条约定，那么，陛下就一定要答应与他们和好。这样，陛下的声威可以延展到北部荒远的地方，从侧面震慑吐蕃，这也足以使陛下平素的志向为之一快。”德宗道：“自从至德年间以来，我们与回纥两国结成兄弟关系，现在一下子打算让他们做臣属，他们怎么肯和好呢？”李泌回答说：“他们想与大唐和好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他们的可汗、国相素来相信我的话，若一封信还不能把事情处理妥善的话，只需要再发一封信就可以了。”德宗听从了李泌的建议。

不久，回纥可汗派遣使者上表自称儿臣，凡是李泌与他们约定的五件事情，全部听从命令。德宗非常高兴，他对李泌说：“怎么回纥这样畏惧并屈服于你呢！”李泌回答说：“这是陛下的声威与福气所致，我有什么力量！”德宗说：“回纥已经通和了，又应该怎样招抚云南、大食和天竺呢？”李泌回答说：“与回纥和好了，吐蕃便已经不敢轻易侵犯边界了。接下来招抚云南，就是砍断吐蕃右边的臂膀。自汉朝以来，云南均是中国的臣属。

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诏也。”

癸亥，遣回纥使者合阙将军归，许以咸安公主妻可汗，归其马价绢五万匹。

吐蕃寇华亭及连云堡，皆陷之。甲戌，吐蕃驱二城之民数千人及邠、泾人畜万计而去，置之弹箏峡西。泾州恃连云为斥候，连云既陷，西门不开，门外皆为虏境，樵采路绝。每收获，必陈兵以扞之，多失时，得空穗而已。由是泾州常苦乏食。

冬，十月，甲申，吐蕃寇丰义城，前锋至大回原，邠宁节度使韩游瓌击却之。乙酉，复寇长武城，又城故原州而屯之。

妖僧李软奴自言：“本皇族，见岳、渎神命已为天子。”结殿前射生将韩钦等谋作乱。丙戌，其党告之，上命捕送内侍省推之。李晟闻之，遽仆于地曰：“晟族灭矣！”李泌问其故，晟曰：“晟新罹谤毁，中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

杨国忠没缘由地搅扰他们，使他们背叛朝廷，臣服于吐蕃。他们被吐蕃的繁重赋役搅扰得困苦不堪，没有一天不想再做唐朝的臣属啊。大食在西域各国中最为强盛，自葱岭起，直抵西海边，地域几占天下的一半。大食和天竺都仰慕中国，而又世代与吐蕃结下怨仇，所以我知道他们是可以招抚的。”

癸亥（十三日），德宗打发回纥使者合阙将军回国，答应将咸安公主嫁给可汗，还以绢五万匹偿还他们的马价。

吐蕃侵犯华亭以及连云堡，把两处都攻陷了。甲戌（二十四日），吐蕃人驱赶着华亭、连云堡二城的几千百姓和数以万计的邠州、泾州人和牲畜离去，将人和牲畜安置在弹箏峡的西面。泾州倚靠连云堡作为前哨，连云堡失陷后，西城大门难以开放，城门外都成了吐蕃的地盘，打柴的道路都被切断。每当收获时，必须布置军队保卫庄稼，人们经常不能按时收获，仅得到无籽粒的禾穗罢了。自此以后，泾州常常因缺少粮食而困苦不堪。

冬季，十月，甲申（初四），吐蕃侵犯丰义城，前锋来到大回原，邠宁节度使韩游瓌击退了他们。乙酉（初五），吐蕃又去侵犯长武城，并修筑原州的故城，以屯驻兵马。

邪恶的僧人李软奴自称：“我原乃皇族，现在五岳四渎的神灵命令我作天子。”他结交殿前射生将韩钦绪等人图谋发动变乱。丙戌（初六），他的同伙告发了他，德宗命令逮捕他，送交内侍省追究其事。李晟听到这个消息后，骤然仆倒在地上说：“我的家族要覆灭了！”李泌询问其中的原故，李晟说：“我新近才遭受了诽谤。在朝廷内外，我家族的人

党中，则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狱一起，所连引必多，外间人情恟惧，请出付台推。”上从之。钦绪，游瓌之子也，亡抵邠州。游瓌出屯长武城，留后械送京师。壬辰，腰斩软奴等八人，北军之士坐死者八百余人，而朝廷之臣无连及者。韩游瓌委军诣阙谢，上遣使止之，委任如初。游瓌又械送钦绪二子，上亦宥之。

吐蕃以苦寒不入寇，而粮运不继。十一月，诏浑瑊归河中，李元谅归华州，刘昌分其众五千归汴州，自餘防秋兵退屯凤翔、京兆诸县就食。

十二月，韩游瓌入朝。

自兴元以来，至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

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它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牛毙，破

有一千多，倘若有一个人是他的同党，连你也不能挽救我了。”于是，李泌秘密上奏说：“大案一旦发生，牵连的人一定很多，外边人们的情绪震恐不安，请将此案由内侍省交付御史台审讯。”德宗同意了。韩钦绪是韩游瓌儿子，他逃亡到邠州，正值韩游瓌出兵屯驻长武城，留后给他上了枷锁，送往京城。壬辰（十二日），朝廷将李软奴等八人腰斩，北军将士犯罪至死的有八百多人。然而，朝廷中的臣僚没有受到牵连。韩游瓌留下军队，自己前往朝廷谢罪，德宗派遣使者制止了他，对他的任用一如既往。韩游瓌又将韩钦绪的两个儿子带上枷锁押送到朝廷来，德宗也宽宥了他们。

吐蕃苦于天气严寒，从不前来侵犯，然而官军的粮食运输也难以接济。十一月，德宗颁诏，令浑瑊回河中，李元谅回华州，刘昌分出部分人马回汴州，其余防御吐蕃的兵马撤退到凤翔、京兆各县驻扎，以便就地取得粮食供给。

十二月，韩游瓌入京朝见。

自从兴元年间以来，此一年的年景最丰熟，米一斗值一百五十钱，粟一斗值八十钱，德宗颁诏命令在丰收的地区由官府和籴。

庚辰（初一），德宗在新店打猎，来到农民赵光奇的家中。德宗问道：“老百姓高兴吗？”赵光奇回答说：“不高兴。”德宗道：“今年庄稼颇获丰收，为什么不高兴？”赵光奇回答说：“诏令没有信用。以前说是两税以外全没有其他徭役，现在不属于两税的搜刮大约比两税还多。以后又说是和籴，但实际是强行夺取粮食，还不曾见过一个钱。开始时说官府买进的谷子和麦子只须在道旁交纳，现在却让送往京西行营，动不动就是几百里

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

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上不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固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

李泌以李软奴之党犹有在北军未发者，请大赦以安之。

四年

春，正月，庚戌朔，赦天下，诏两税等第，自今三年一

地，车坏马死，人破产，难以支撑下去了。百姓这般忧愁困苦，有什么可高兴的！每次颁发诏书都说优待并体恤百姓，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恐怕圣明的主上深居在九重皇宫里面，对这些是全然不曾知晓的吧！”德宗命令免除他家的赋税和徭役。

臣司马光曰：唐德宗真是太难以醒悟了！自古以来，人们所担忧的，是君主的恩泽壅塞着，不能传达到下面去，小民的情绪郁结着，不能通报到上边来。所以，君主在上面忧心怜恤，但百姓并不归向；百姓在下面忧愁怨苦，但君主并不晓得，终于导致百姓流离反叛，国家倾危败亡，大约道理就在于此。幸亏德宗因打猎得以来到百姓家中，正赶上赵光奇敢进直言，又了解民间的疾苦，这真是千载难逢的际遇啊。唐德宗本来应当查处有关部门搁置诏书，残酷地侵害百姓，横暴地增加赋税；盗窃和隐没公家资财的情况，以及自己周围那些天天称道民间丰熟喜乐的阿谀奉承之徒，将他们诛而杀之；然后洗除杂念，改变计虑，刷新朝政，摒弃浮华的装饰，废除空洞的具文，谨飭号令，勉励诚信，审察真伪，辨别忠奸，哀怜困穷，昭雪冤屈，天下太平的业绩便可以实现了。然而，唐德宗丢开这些不肯去做，却去免除赵光奇一家的赋役。然而，四海广大，百姓众多，又怎能人人都亲自向天子讲明情况，户户都得以免除徭役与赋税呢！

李泌因李软奴的同伙还有在北军任职而未曾被揭发的人，便请求皇帝实行大赦，以使他们安定下来。

四年（公元788年）

春季，正月，庚戌朔（初一），大赦天下。皇帝颁诏命令：从今以后，两税的等次